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名八

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  
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  
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  
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  
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

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  
相為而表裏俱濟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  
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  
為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  
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

名八

二

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  
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  
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  
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  
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

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  
內者也吊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  
以生爲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  
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  
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  
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  
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  
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  
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  
無以天下爲也雖爲世桎梏但與汝共之

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  
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  
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  
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  
而帝王道成斯乃疇於人而侔於天也以  
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  
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名八

三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  
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  
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

彼以反真爲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  
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  
反真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  
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  
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  
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  
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  
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  
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吊欲其知禮  
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

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  
非陽以生爲附贅懸疣則以生爲喪而侈  
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  
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  
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

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己則遊方  
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  
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  
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  
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  
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  
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  
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  
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

名八

四

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  
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爲之  
心無相爲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

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  
無所終窮未常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  
真我猶爲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  
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  
笑也脩己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  
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  
域之外者予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  
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  
物者爲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  
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  
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  
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  
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  
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

名八

五

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  
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  
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  
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  
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爲命者造化之所  
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  
則於喘喘不無但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  
者雖殊其於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  
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  
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  
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  
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爲若天孔子則  
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  
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  
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  
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  
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  
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爲者自爲自  
與則自治自爲則無爲此所以爲相忘友  
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  
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

曲鼓琴相和，非爲桑戶也。欲嗟警衆人耳，  
哭泣躡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  
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爲  
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  
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

矣

六

二以生死爲水滙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爲  
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  
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  
無，入於空洞。溷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  
能爲繁僞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自依

爲務而以依聖迹爲戮辱故雖聖賢趣異  
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人  
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  
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  
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  
者其爲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  
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  
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瑟歌和以反

真爲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  
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  
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  
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  
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

名八

七

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  
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  
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  
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也

庸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爲於無爲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  
事猶助原壤沐柳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  
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  
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  
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  
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爲人即  
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  
物之初贅疣癩癰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  
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爲身  
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  
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內邪方  
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爲  
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  
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  
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畸人獨異之  
人故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  
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  
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

名八

八

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

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  
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  
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  
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  
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  
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  
聽其懸附死爲疣癰終於潰決惡知先  
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  
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  
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  
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  
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  
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  
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

第八

九

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  
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  
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  
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  
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

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  
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  
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

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  
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  
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寔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

爲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  
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  
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爲覺則無以  
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  
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  
彼邪以變化名八爲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  
以形變爲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爲死夫常  
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  
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內外與化  
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爲鳥夢爲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  
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  
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  
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  
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  
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  
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  
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  
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

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  
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  
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  
反真爲樂爲人爲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  
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  
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  
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  
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  
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  
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  
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  
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  
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  
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  
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  
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  
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  
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  
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

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  
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  
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  
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

簡擇之有益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  
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不可追忘  
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  
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

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  
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且  
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  
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爲旦宅故形  
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

名八

十二

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  
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也吾生  
吾死無往非吾夢爲鳥夢爲魚隨所遇而  
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  
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

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  
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  
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  
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  
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  
爲一也

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  
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  
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  
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

心則不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

名八

十三

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遠而與天爲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

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  
爲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  
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  
者化物既爲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  
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爲人哉今將不化也  
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  
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  
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爲棄物  
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  
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  
何處不吾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亦猶是  
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  
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  
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  
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無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怛去化乃入於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  
魯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  
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

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為物謂彼既化為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

名八

十四

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入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旦為生夜為死世人認生以為我而不

知為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  
存夢為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  
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  
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  
推排而離於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  
而與天為徒也

虛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  
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  
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為已甚簡矣不知  
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

造化而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  
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  
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  
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  
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

名八

十五

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  
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  
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  
哭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  
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篇  
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  
蝶與蝶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  
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  
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  
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  
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造化做成名字  
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為友子  
輿形癡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

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  
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  
至此音一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  
無涕而心不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又亞惡知以躡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

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  
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怛神  
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  
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  
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

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蛻甲于此而  
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  
觸則志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  
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  
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

名八

十六

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  
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  
則出於勉强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  
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  
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

於寥寥迷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  
此言血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  
死生白晝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  
係哀本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  
哀戚之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  
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  
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盖有在乎陰  
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  
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  
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  
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  
此

南華真經載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八



